

HEPANQINGWU
TISHANGLIU

《书屋》编辑部◎编

河畔青芜堤上

众生皆苦皆忧，但文人的忧愁则格外悠长。
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讲的便是文人的宿命。
人一旦与文字结缘，便不免雕琢心肠，
自结愁缘，轻则为闲愁清愁，
重则为哀愁悲愁，总之是愁绪缠身，生命不息，忧愁不止。
这愁来愁绪和烦恼的对象也林林总总。
自然界的乱山平野、落日残照、草色烟光、风鸣树偃等斑斓物象，
以及随四季转换而生的各种变化，
如春雨来霏、夏日炎炎、秋叶离枝、冬雪皑皑，
皆能引发内心的悸动和畅想。

湖南教育出版社



HEPANQINGWU
TISHANGLIU

《书屋》编辑部◎编

河畔青芜堤上柳

柳

众生皆苦皆忧，但文人的忧愁则格外悠长。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讲的便是文人的宿命。

人一旦与文字结缘，便不免雕琢心肠，

自结愁缘，轻则为闲愁清愁，

重则为哀愁悲愁，总之是愁绪缠身，生命不息，忧愁不止。

这愁来愁绪和烦恼的对象也林林总总。

自然界的乱山平野、落日残照、草色烟光、风鸣树偃等斑斓物象，

以及随四季转换而生的各种变化，

如春雨来暮、夏日炎炎、秋叶离枝、冬雪皑皑，

皆能引发内心的悸动和畅想。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畔青芜堤上柳/《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1
(书屋文丛)
ISBN 978-7-5355-7151-9

I. ①河… II. ①书…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7640号

河畔青芜堤上柳

《书屋》编辑部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刘文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b.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18×1000 16开 印张: 16.75 字数: 1718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7151-9

定价: 36.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南唐著名诗人冯延巳的感叹，道出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内心的困顿和纠结。

众生皆苦皆忧，但文人的忧愁则格外绵长。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讲的便是文人的宿命。人一旦与文字结缘，便不免雕琢心肠，自结愁缘，轻则为闲愁清愁，重则为哀愁悲愁，总之是愁绪缠身，生命不息，忧愁不止。这惹来愁绪和烦恼的对象也林林总总。自然界的乱山平野、落日残照、草色烟光、风鸣树偃等斑斓物象，以及随四季转换而生的各种变化，如春雨来暮、夏日炎炎、秋叶离枝、冬雪皑皑，皆能引发内心的悸动和畅想。至于社会生活的不公、个人遭际的不顺，则更能触动读书人那颗敏感的心灵。

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期，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



随处可见,包括读书人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生存压力有增无减,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小到职场收入、房价走势,大到气候环境、世道人心,没有人能够给出让人安慰和放心的解释。所有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乱象和个人遭际中的不测,都让读书人常常陷入焦虑、惶惑之境。为寻求安身立命之道,他们有万斛积愁需要宣泄,有百千疑问需要破解,以求淌过这岁月的河流,完成从此岸到彼岸的精神泅渡。

笔墨生涯,君子固穷。以笔耕为生的文人,大多只能求个温饱乃至小康。在古代,像袁枚那样善于经营敛财、过上尊荣富贵生活的文人屈指可数。即便在当下,也只有少数名作家能跻身千万富翁之列。但在一个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令文人发愁的首先便是贫富问题。无论何等清高之人,都不能不直面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于是,他们抛弃耻淡荣利的传统,就财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纷纷立言。如今的文人们深知,自由虽不是金钱所能买到,但却会因为缺乏金钱而失去。金钱也非万能,但能换来相对的安全感。就整个社会来说,物质财富的增加也有助于人们活得更更有尊严,更有品味。富而不仁、富而生骄的事固然存在,但人穷志短、贫而生谄则更为普遍。因此,越来越多的文人认为贫困无足歌颂,相反,中国需要有健康的“示富文学”、“扬富文学”。当然,他们也强调,社会财富的分配应当确立公平正义的原则,以便让全体国人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然的话,贫富悬殊和中产阶级的弱小将会引发社会加速地走向溃败,甚至产生暴力冲突。

不过,也有人对国民无节制地追求财富提出疑惑,认为财富与幸福指数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嗜好物欲会造成身体感觉的退化,从而导致幸福感的降低乃至麻木。因此,在物质生活比以往大为改善的今天,不为衣

食发愁的人们很有必要像回族人那样“时常把一把斋”，通过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等有意识的节制手段，唤回久违了的幸福感。

世纪之交，影响中国人生活之巨的莫过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如今，电脑已走进千家万户，网民人数据称已达四亿多，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网民大国。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观念，同时也对文人传统的劳作方式和社会价值构成了挑战。网络上的海量信息让文人们正在逐步丢失沉思和默想的习惯，而网络写手的泛滥又使学者、作家失去了原有的尊荣和光环。传统的以毛笔、钢笔书写的快乐和艺术之美，以及手稿中传递的人性温热、个体特色等全都被电脑一扫而完。作为中国国粹之一的书法，自钢笔之后再遭劫难，面临彻底沦亡的命运。固守传统写作方式的人日渐稀少，而且在文本生产、传播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所有这一切，便勾起了文人们对安身立命之道的深沉忧虑。一方面，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书写方式和思维习惯来一番颠覆性的改造，才能适应这个网上码字的时代，另一方面，他们也为丢弃传统书写方式的美感而深感遗憾和无奈。

互联网这个东西，在文人们看来确像一把双刃剑。往好处想，它拓展了个人自由和创造的空间；往坏处想，它使人们的阅读空间变得碎片化，关注点也极度分散，并且转换无常。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还是一个互不买账、互不服气的时代，斗狠争胜的欲望有时甚至盖过了对是非曲直的起码尊重，再睿智的思想、再真实的信息也可能遭到围攻和质疑，最终沉没于无情的信息之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一部小说、一篇诗歌引来全民关注的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互联网先进而时尚，但这并不意味着愚昧、偏执便会从此绝迹；互联网提供的宣泄渠道抑制了街头政治，但也让人们的身体和心智趋于孱弱；互联网方便了人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但原子化的生存方式也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像一盘散沙。

伴随着互联网的攻城掠地，一种速度崇拜正在全社会弥散开来，以致人们在追求快乐时气喘嘘嘘，结果和快乐擦肩而过。文人的古典情怀，因为悠闲生活节奏的不复存在而无所附丽。中国文人最恒久不变的美梦，乃是坐拥书城，在太古般沉静的长夜中，与三两友人或红颜知己啜茗相对，娓娓细谈。尚记得民国学者朱偰先生的风雅之事。其书斋有联云：“月大风高诗酒夜，短书长剑古今人。”他常于秋高气爽之夜，与二三知己于书斋中谈天说地，评论古今，“斋中几净窗明，庭前月白风清。博古架上，商鼎周彝，汉陶宋磁，整齐雅结；图书万卷，罗列左右，挥麈清谈，乐乃无穷，偶有所得，会心一笑。”转眼到如今，谁还有心境、有条件去享受那诗酒沉醉的夜晚？

无情的物欲之火正在吞噬着一切。文人们慨叹，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子佳人辈出，少男少女皆倾慕知识，附庸风雅，怀揣单纯而高洁的梦想。穷小子的诗文能博得心上人的青睐，灰姑娘的青涩之梦能唤起意中人的爱恋。再看眼下，诗词文赋已基本排不上用场，唯有金钱、实力才是情场最便利的通行证，真乃斯文扫地，铜臭熏天。将眼前的荒疏与过往的风雅稍作比较，稍有古典情怀之人便顿生人心不古之叹，觉得那无比美好的精神之恋、幽赏之乐、清玩之雅皆已遥不可及。至于“红袖添香夜，纱厨待月时”，则更成为古人的专利，时人已无福消受了。

旧愁未已，又添新愁，文人们心中的愁绪，端的如李清照所言，“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胡长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贫兮富兮 如之奈何

- 001 爆竹声里送穷神
- 007 为富为穷皆可歌
- 011 败家之乐
- 014 财富的“图腾”
- 022 从一次饭局想到的
- 026 时常把一把斋

第二章 心灵似海 百货皆有

- 029 说“谦”
- 033 说“迁怒”
- 036 说“沉默”
- 042 说“矫情”
- 044 修养：媚俗的自我节制
- 047 文明的刺客——嫉妒

第三章 千古一梦 红袖添香

- 055 谁是最可爱的女人
- 061 一支女人的歌



- 066 夫妻夜读
069 香艳的诗
072 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
079 文学·女人与梦

第四章 读书之乐 写作之悟

- 085 读书时节
088 有书作伴好还乡
092 玩古董与买新书
097 读在香港
102 为什么写作
105 换笔尴尬事
109 在告别与回首之间
117 拒绝游戏
121 数码时代的阅读与写作

第五章 艺海泛舟 托怀玄远

- 131 两幅鼠画
134 八大山人与“黑画”
139 齐白石与中国艺术精神
143 杨福音艺术散论

152	小记父亲
155	再看韩羽的画儿
160	启功先生书法的得与失
169	戏迷碎语
172	以董其昌为训

第六章 海阔天空 无事生非

187	借名的花样
193	理性的癌变——悖论
203	头发、政治及其他
212	历史像个小姑娘
215	乱点鸳鸯谱
219	蓝色神话——关于伟哥的对谈
228	人生如牌局
238	忧乐的长度

每年春节,我国民间都有迎财神的习俗,与之相对应,有的地方还送穷神。一迎一送,有破有立,历史都很悠久,只是送穷神的仪式要简单一些,也不像迎财神那样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先说财神。财神本是道教所创。道教创立的神祇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在古代要数福禄寿三星,现代则非财神莫属。财神又称赵公元帅,相传本名赵朗,字公明,秦汉时人,是张道陵天师的门徒,平时骑一只黑虎,为张天师守卫炼丹炉,后来便由张天师启奏天帝做了神仙。出身就只是个保卫人员,难怪财神在道教神仙队伍里位置并不高。然而位置并不一定与权威成正比,“福”也罢,“禄”也罢,“寿”也罢,都不及钱财来得直截了当,这正是现代人崇奉财神的缘故。

再说穷神。穷神既不属于道教,也不属于佛



教,什么教派也不是,似乎也不属于魔鬼一流。据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考证,唐代我国民间便开始盛行送“穷鬼”,然而只称“鬼”而不称“神”。明清之后,“穷鬼”才被尊为“穷神”。到底是神是鬼,也没人说得清。

虽然形象不佳,但要论出身,穷神竟胜出财神好多。屈原在《离骚》里自叙,他是“帝高阳之苗裔”,就是说他是颛顼的后代,其实已是很遥远的后裔了,尚且引以为骄傲;而穷神却是颛顼的嫡亲儿子,何等了得!这位颛顼之子叫什么名字,史无记载,我们只知道他生前好穿破衣,好喝稀粥,专在穷村陋巷里流浪,但绝不是什么避世高人,只是个意志消沉好吃懒做的主儿,或者说竟是上古时代的嬉皮士。他后来就死在陋巷里,当然是在流浪中饥寒而死的。这样的人物做了神,能有好果子给我们吃吗?他发自内心地喜欢穷愁潦倒,喜欢饥寒交迫,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紧跟他去流浪。于是穷神的危害便代代相继,人们为了送走穷神殚精竭虑,用尽了各种办法,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经历了无数代的延续,送穷神的办法仍只简单几种,也实在难得创新。时间大抵是在正月初五日(俗称破五),有的地方是拿一张纸,画一位蓬首垢面的女子,是为穷神像,把那画像缚于草把之上,恭恭敬敬送出门。有的地方剪纸做妇人状,丢弃在大道边。还有的是在破五时,起个大早,掀起炕席,扫掉炕上的积尘,倒掉完事。送法虽各异,但都不免有点“想当然耳”的意思,近乎精神自慰。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穷神是不请自到,更难送。此公既不喜美味佳肴,也不喜锦衣绣裳,更不爱高屋大厦、美女佳人,甚至连好听的奉承话也不要听(但恶语相向怕更要不得),如何敬之送之,实在是天下第一难事。赵公元帅倒是很吃敬奉,但是,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把他老人家

请动了，他老人家骑黑虎执钢鞭威风凛凛来了，到门口探头一看，蓬头垢面的穷神老爷尚在贵府高卧，也只得拂袖而去。所以，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解释为“请财神容易送穷神难”，似乎更合理些。

可是，总不能不作为呀！“尽人事而听天命”嘛！于是今年送明年送，老子送完儿子送，子子孙孙不停气地送，最迟从唐代开始，送到明清，送到民国，顽强似愚公移山，却未曾感动上帝。间或也有送走的时候，那或许是穷神呆腻了，要换个地儿逍遥吧，不穷此处穷彼处；时间不长，就又打道回府。他要高兴时，还叫你有破衣穿，有稀饭喝；要是发了脾气，就叫你颗粒无收，饿殍遍野。

与民间送穷相匹配，文人们也早就拿出看家本事，写诗著文，或甘言求情，或口诛笔伐，开创了漫长的逐贫文学创作史。据《管锥编》考证，汉代的扬雄是历史上第一个写送穷诗的，诗名《逐贫赋》。从诗中看，那穷鬼如影随形，日夜不离，任凭把他送到高山，赶进大海，却依旧精神抖擞紧密相随，实在苦不堪言。名为“逐贫”，实在是受贫穷折磨忍耐不住而发出的呻吟之声。此后写送穷诗文的前赴后继，代不乏人，角度不同，形式各异，但大致上和扬雄一样，是痛楚的呻吟，或者不过出口闷气罢了。

既然赶不走，又何必枉费心机？于是有人便不送反请。第一个这么做的是唐代的大文豪韩愈。韩愈在《送穷》诗中写道：本来已经把穷鬼恭送出门，临别之际，想到此公很快还会返回，何必徒费精神，而且有伤和气，于是赔礼道歉，恭请穷神回家高坐。旷达明白如此，难怪他是大文豪了。然而，这似乎更暴露出文人们黔驴技穷的无奈。

说句公道话，韩愈也罢，扬雄也罢，他们终究是士大夫阶级，有俸禄可吃，有写碑文的稿费糊口，比之平头百姓，其境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



们固然也受过穷苦,但还有力量发出呻吟,说明其穷苦还未至于极点。悲苦之极的劳苦大众饿得奄奄待毙,连呻吟之声也发不出的,因而留下的逐贫诗也就极少。

但也不是一篇也没有。大年初一,五台山上有人贴出对联道:

爆竹三声嘣出一伙穷鬼,呸! 贼狗日的害得老子七死八活。

焚香九炷迎来五路财神,呀! 好老人家保佑小人六合四喜。

这是老百姓的逐贫诗,与文人诗风格大异,是旗帜鲜明地向穷神宣战,骂穷神,颂财神,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可谓造反派的讨穷檄文。穷神见了一定会打个冷战,气馁几分,而财神则说不定能多一点驱赶穷神的义气。可惜敢于如此向穷神叫阵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中国人善于忍辱负重举世公认。

公开叫阵固然解恨,似恭非恭地谐谑嘲讽有时则更具杀伤力。蒲松龄先生一生饱受贫穷折磨,他老先生的《除日祭穷神文》只轻轻几笔,就把穷神的恶赖像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 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 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 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鰕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接着缕述受穷神坑害的苦况,虽不能断言就是蒲氏生活的实录,但

看那对贫穷的深刻体味，谓之自况，当不为过：

穷神！自从你进了我的门，我受尽无限窘，万般不如意，百事不称心，朋友不上门，居住在闹市无人问。我纵有通天的手段，满腹的经纶，腰里无钱难撑混。你看我包里无丝毫，你看我囊中无半文，你看我断困绝粮，衣服俱当尽，你看我客来难留饭，不觉的遍体生津，人情往往耽误，假装不知不闻。明知债账是苦海，无奈何，上门打户去求人……可恨我终身酸丁，皆被你穷神混！

想必是穷神被质问得无处藏身，“遍体生津”，于是紧接《除日祭穷神文》之后，便出现了一篇《穷神答文》（二文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蒲松龄集》）。历经上千年口诛笔伐，穷神终于公开站出来说话了，实在是千古一回，足见柳泉先生役使鬼神的能力名不虚传。我们应该耐心看看穷神的答辩：

东君东君，你不必怨别人！贫是你自己找，穷是你自己寻……我有个免穷歌为你训：也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大家古文，只要学勤苦，只要学鄙吝，只要学一毛不拔，只要学利己损人，只要学行乖弄巧，只要学奸诈虚文，只要学伤天害理，只要学瞒昧良心。放利怎免怨，为富定不仁，处世不顾脸，那管人议论……说誓只当家常话，空中何能有灵神！阎王休嫌鬼瘦，雁过拔毛一根。如此十年，你就是个财神……

呵呵，乍听这一番答辩，似乎蛮有道理。“为富定不仁”，指斥得痛快



第一章

贫兮富兮

如之奈何

淋漓,“只要学伤天害理”,控诉得铿锵有力。照此说来,所谓财神,不就是人世间歪风邪气的代表吗?而穷神竟是人间正气的化身了!我们还得给穷神平反昭雪,再把财神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才对。这答辩锋芒所向直指财神,利用人们嫉富的心理,转移视线,迷惑视听,很有一些欺骗性。所谓“为富定不仁”,分明是以偏概全,为富不仁固然不少,富而仁义者也代不乏人。就算灭尽天下财主,财神不一定会光临万户,而穷神的天地却一定会更加广阔。穷神的狡辩可以休矣。

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祖国大地上,穷神的地盘几千年来第一次大大缩小,为害大大地减弱,但穷神老爷那衣衫蓝缕的身影仍活跃于城市乡村的许多角落,尤其是在一些偏僻乡村,甚至还十分活跃。我们不但应该把送穷诗继续写下去,而且应该以实际行动彻底铲除穷神赖以生存的土壤,直到赶得穷神无处藏身为至。

(石 愚 文,原载《书屋》2006 年第 1 期)

说破了,“富有”在实际上是个很诱人的境界,人有了钱总归比较容易做雅人、做雅事,但翻翻文学史,直接讴歌富有并确实弄成名著的实在不多,近乎没有。欧洲产业革命兴起,商品经济涌上历史舞台,很多人一下子暴富起来,乃至富到史无前例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在文学上却没听到有关“发财致富”的颂歌,倒是听到了很多很响的“咒富”之声,这就是专门以披露商品和资本“恶效应”为主体使命的“批判现实主义”。狄更斯、莫泊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以此来创造出文化业绩的。

《红楼梦》写的是富人生活,但对富有本身却很不欣赏,甚而还颇生厌。作者所控诉的种种罪恶,大约都跟“富有”、“富人”有关。

美国人写的《豪门恩怨》,似乎重点写的只是“恩怨”而不是“豪门”;作品中的人物由于对“恩